

青未了·连载

连载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3

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“人哪,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,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。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,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。”

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?这是对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:说人话。

“那你的意思,来世你还会选择一个这么多孙子的母亲,当一个这么多孙子、外甥(山东等地称外孙、外孙女为外甥)的奶奶、姥姥?”

“你和我不一样,你生下来是为老(好)些人活着的,有杆大秤称着你,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,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。”

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。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、没有孩子,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,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,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。哈,真会戴高帽子,谁给我的使命?

“姥姥,有多少家人、有多少孩子,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?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?”

姥姥笑了:“分分分个儿地走啊,就像分分个儿地来一样,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。”

是安慰还是信念?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。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。

人为什么终究是会死去的呢?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。晚上六点刚过,哈尔滨已经天黑了,小姨发来一条短信:“六点半,姥姥平静地走了。”

看了短信,我竟然很平静,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,天最终是要黑的。我一滴眼泪也没掉,只是不停地地在纸上写着“刘鸿卿”三个字,姥姥的名字。

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还有个挺有学问的名儿!她的父亲是个识文断字的人。只因为姥姥生为女性,否则她一定是个“念大本书、写大本字的读书人”。这是姥姥对文化人的评述,也是她常指给我们晚辈儿的光明之道。

天黑了,姥姥走了,窗外的雪无声地陪着我。屋里漆黑一片,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人,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,我的心是自由的。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,“刘鸿卿”三个字化开了,模糊了,

看不清了,升腾了……

看着小姨的短信,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。我这位认识了快五十年的最亲的人、最爱的人、最可信的老朋友一句话也没和我说,我甚至觉得她都不知道我在她身边。我们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,从此天上人间。

其实,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三次了,我心里早有准备,这个早有准备恨不能童年就有。

太爱一个人,太依赖一个人,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。小时候惹大祸了,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:“小外甥啊,你得气死我呀!”多大的错我一下子就能改了。

“没有了姥姥我怎么办?”

“有你妈呀!”

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,妈就是姥姥。

我经常问:“为什么不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?”

姥姥也不避讳生孩子,结婚这类小孩子不能听的“秘密”,所以三岁多的我就敢在众人饭桌上大声地说:“我知道我姥姥和姥爷睡了觉,嘴里嘟囔地生了我妈,我大舅,

我大姨……我妈我爸又嘴里嘟囔地生了我和我哥,我又嘴里嘟囔地生了我的孩子……”

众人大笑。我妈嫌姥姥太惯我,教育方法太农民,姥姥却欢喜:“一堆孩子都这么拉扯大的,同样的饭,同样的话,萍儿这孩子就是块有数的海绵,该吸收的一点也落不下。”

偶尔发个烧,即使烧得很高,姥姥也从不带我去医院。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,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揉一遍,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,高烧立刻就退了。再看姥姥,出的汗比我多。享受着姥姥的敲打,体味着姥姥的汗水,高烧一次,长大一次。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,我也想用汗水洗一遍衣服,可姥姥从来不病。

长大了才知道,姥姥的病是到九十九要死了才叫病啊!一生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病了也不是病啊,想想这些我的心生疼,连生病都不舍得,铁打的姥姥啊!

五十年了,活在我面前的姥姥从来都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,连体重一生也只在上下两斤浮动。健健康康的姥姥,血气充盈的姥姥,怎么会停止呼吸呢?我不敢面对将要死去的姥姥,不敢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姥姥是什么样子。

曾国藩开始传命全军上下为移师祁门做准备。

李鸿章接令的当天,便偷偷拿出太平天国绘制的皖省全境图细细观看。李鸿章一看之下不由大惊失色。他发现,祁门两面靠山,一面环水,只有一面有大路。李鸿章不知咸丰帝是基于何种考虑,要把两江总督衙门暂设在这里。他拿出大清国的皖境图与太平天国所绘之图比照着看,这才找出原因。原来,大清国皖境标注的祁门,只有一面环水,而未指明两面靠山。李鸿章不知孰对孰错,没敢轻易发表意见。

曾国藩拔营向祁门进发。到祁门的当日,李鸿章便急忙带上两名文案,对祁门的地形做了一番考察,这才肯定是大清国的地图错了。

李鸿章不敢耽搁,急来大营见曾国藩:“恩师,门生刚带人勘察了一下祁门的地形,所以急着来向恩师进言。”

曾国藩忙问:“少荃,你发现了什么不对吗?请讲!”

李鸿章用手指着曾国藩面前的地图道:“按图上所示,祁门一面环水,三面有路,乃通达开阔之地。其实不然。门生骑马绕祁门走了一大圈,发现这里一面环水不错,但两面靠山,只有一条大路供行人进

建议遭拒怎么办?

出。朝廷拟把督署建在祁门,实是上了地图的当了!”

曾国藩一愣,不由自问了一句:“这么大的谬误,怎么可能呢?少荃,你午后再陪我走一圈!”

李鸿章心下有些不快,但口里还是极爽快地答应了一声。踏勘地形回来后,曾国藩久久不语。

李鸿章急道:“恩师啊,眼见朝廷决策失误,您老还是快作决断吧。祁门乃兵家忌地,一旦有事,连条退路都没有啊!”

曾国藩皱着眉头问:“少荃,依你之见,大营建在何处最为妥帖?”李鸿章胸有成竹地回答:“恩师容禀,门生大胆以为,大营若屯扎在东流,方为万全之策。东流地域开阔,进可攻,退可守。”

曾国藩缓缓说道:“朝廷旨令把大营建在祁门,也不全错。祁门靠近屯溪,而屯溪又是江西、浙江、安徽三省的咽喉。何况,大营建在祁门,也只是权宜之计,一俟江宁克复,自然要移过去。再者,长毛经过内江,元气已大不如前,他们现在自身尚难保全,还能分出兵力袭我祁门吗?少荃啊,我看你是多虑了!”

李鸿章急道:“恩师容禀,所谓丧家之犬亦能伤人,长毛凶顽,又一贯诡诈,我们不能不提早预防啊!恩师为朝廷重臣,又是湘军之统帅,万不能疏于防范啊!”

曾国藩不再言语,默默地端起茶杯。李鸿章无奈,只好起身告退。但他不甘心,临出门又道:“门生恳求恩师三思。”

曾国藩如一座泥塑,一动不动。李鸿章当夜暗遣张升快马间道赶回乡家中。三天后,张升返回,带给李鸿章家信一封。李鸿章持信来见曾国藩,哭道:“家母病重,门生不得不来向恩师辞行!”

曾国藩一愣,随后道:“这等大事,本部堂焉有不放之理?见到令堂大人,别忘了代我向她们问候。传话粮台,把李观察存在账上的俸禄悉数提出。”

李鸿章忙道:“恩师容禀,我大营银饷正紧,恩师的俸禄也未提过一文,门生更不敢妄取一分。若门生确实需要,再来粮支取也不为迟。门生就此告别,待家母稍安,门生再来帐前伺候。”

李鸿章双膝跪倒,接着说道:“门生为恩师安危计,再次恳请恩

师,尽快离开祁门,早早移节东流!”

曾国藩扶起李鸿章,未置可否,只淡淡地说一句:“少荃哪,路上不太平静,你也要小心谨慎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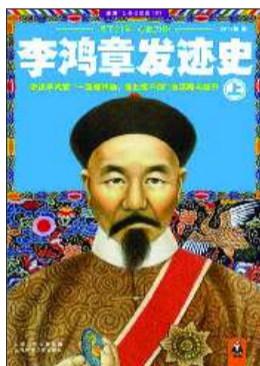
李鸿章当日即带着张升离开祁门。其实,李母并未染病,这只是李鸿章为堂而皇之离开这里而想出的借口。至于临行不支取俸禄,则是李鸿章为自己预留的一个退步。

李鸿章这次又料个正着,就在他离开祁门不到十日,太平军便兵分四路突破几道防线,围向祁门。祁门大营当时只有亲兵营及文武随员约两千。

太平军逼近祁门的消息传来,不仅幕僚闻之失色,连一贯沉稳的曾国藩也惊得目瞪口呆!他正调正在安徽作战的曾国荃、鲍超两路人马回援。曾国荃、鲍超二军在回援的途中分别被太平军重兵阻击。

祁门的上空阴霾重重,百姓纷纷出逃,军心动荡。曾国藩一面出榜安民,一面忙着料理后事,他已经嗅到死亡的气息。好在鲍超的霆军比太平军早半天赶到祁门,曾国藩这才幸免于难。

30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大清第一权臣「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」的为官之道

28

为了事业可以抛弃爱情?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舒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周子阳接到徐洪波助理的电话感到很惊讶,他的心里忽然燃起了一丝希望,这是他来颂创之后徐洪波第一次主动要求见他。

徐洪波靠在椅背上,“你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
周子阳没有想到徐洪波会问这样的问题,“事业有成。”

“为了事业可以抛弃爱情?”徐洪波的语气虽淡却让周子阳心里一紧。

“你不用解释什么,我不可能对亲近我女儿的人一无所知。我今天找你来的目的只有一个。”徐洪波竖起一根手指,“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你想要的女人是我徐洪波的女儿!”徐洪波的声音虽然很小语气却很重,“这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。”

“我和徐卉在一起并不是觊觎你的家产,我来颂创工作也只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有一个事业的发展平台,凭我自己的能力!”

他的辩驳在徐洪波的眼中却是那般苍白和可笑,“想让我相信?

可以,拿出你的真本事,而不是在与下属争饭碗的时候让自己的女人到我跟前大吵大闹!”徐洪波的手指着桌面,却如同戳在周子阳的心中,重重的。

“徐卉?我并不知道她会为此事和您争吵。”

“我还是那句话,拿出你的真本事给我看看,否则你的话都只是空口白牙,一丝一毫的价值都没有,不要指望你能说服我,对于你这种人的心理我研究得比任何人都透彻,因为我曾经走过你今天这条路,但我也告诉你,你的这条路会无比艰难。”

徐洪波率先起身,“希望我的忠告能够引起你的反思,如果你真的是一块金子,颂创不会埋没了你,但如果你是一块毫无价值的土石子儿,想要到我这里来镀金,想靠女人打天下,对不起,绝无可能!”

徐洪波没有再停留半分,他最后目光落在周子阳那彷徨惊恐的脸上,露出一丝满意的冷笑之后便走出了咖啡厅。

周子阳整个人瘫在了座位上,

端咖啡的手不停地颤抖着,“这都是为什么!”

这是周子阳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,不省人事,他独自一个人在一间不知名的酒吧的角落当中瘫在沙发上喃喃自语,恍惚之间,周子阳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,他不知道自己打给了谁,却在电话之中喃喃自问,“我是个废物吗?我是吗?我是个废物吗?”

李佳楠看到自己电话上来的来电是周子阳,差点儿把电话扔出去。

仔细听,她才感觉到是周子阳可能喝醉了,难道他没有和顾新宇在一起吗?

李佳楠用聂美娜的电话打给了顾新宇,似乎只有他才能够找得到周子阳吧……

周子阳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就看到顾新宇看着他,“怎么了?”

顾新宇的话里充满了嘲讽,“还学会一个人出去买醉了?你怎么想起给李佳楠打电话了?”

“我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?我……我跟她都说什么了?我自己

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都说什么了,你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莫名其妙,你跟我说实话,你心里就真把李佳楠抹干净了?”

周子阳躲闪了自己的心虚,“我自己的事会处理好的。”

“刚刚徐卉还来了电话,可能一会儿就来了,我劝你好好想想。”

周子阳不停地喃喃自语,“我怎么想起她呢……”

徐卉进门的时候吓了一大跳,“干吗一个人喝这么多酒?”

“徐卉,咱们结婚吧。”

“结婚?”徐卉被周子阳忽然提出的要求吓了一跳,“你怎么想起结婚了?”

“你不想结婚?”

徐卉苦笑着摇摇头,“我觉得结婚无非就是多了一张纸,在法律上对两个相爱的人加以约束,一旦他们其中一方背叛了另外一方,这张纸又会成为一把沉重的枷锁,让本是相爱的两个人从此形同陌路,成为仇人。”

周子阳的眼睛在徐卉的脸上扫过,“你不想结婚是不是怕我图你们家的财产?”

徐卉心中一怔,柳眉一凝,“子阳,你怎么能这么想呢!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!”